

測量師學會舵手 難忘參與經典建築

香港測量師學會最近可謂相當高調，接二連三就本港房策發聲。這一切似乎是由**何國鈞**去年十二月接任會長後開始，他卻不以為然。不過想提升業界的社會形象，是不爭的事實。曾經在山頭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，長大後有份建成滙豐總行、復修舊立會大樓、牽頭搞岩洞污水處理廠，他想說：「別擔心做不來，因每個人也有能力。」現在的他，最想在年輕人心中「起樓」，建一幢屬於測量行業的樓。記者 王東亮

測量師學會近日搶盡鎂光燈，不止就土地、房屋及建築政策，提出檢視工廈地契中工業用途定義、促進私營機構釋放土地、處理長者住屋等七項建議，當中更涉及合法劏房問題，成功掀起社會輿論。

去年十二月接任**測量師學會**會長的**何國鈞**直言，自他加入學會十五年來，辦新聞發布會提七大建議，應該是第一次，「我們不是搶風頭，只是想趁十月新特首《施政報告》對外公布之前，針對政策提出專業意見，做學會應該要做的事。」

小時天天睇起樓覺好好玩

不過談起測量，很多人總是知其名、不知其實，**何國鈞**選擇換個方法解釋。「測量行業分六個組別，就如土地測量師就是做上天下海的事，『上天』即是衛星定位、繪製地圖及航拍；『下海』則是用聲納測繪河牀地形，取得水底立體地圖，探測到水底的深溝及高山。」他又把建築測量師形容為「樓宇醫生」，專門檢視建築物的安全情況，尤其是涉及舊樓外牆裂痕及鋼筋外露問題。

他本身則是工料測量師出身，主力做樓宇的成本控制，「即是要管數，估計建築物的建造成本，盡量不要有超支，並制定招標文件等，不像產業測量主要評估建築物的市值。」

但他記得，當年入讀香港大學時，所揀選的是建造學，「那時候是新開的課程，我是第二屆的學生，後來課程取得英國皇家**測量師學會**認證為工料測量，就變成入隨學位走。」他對此沒有所謂，因為只要是與建築相關的課程，他都受落。

他憶說，小時候家住香港仔木屋，常常跑上山，看着對面公屋地盤天天動工，每一次他都看得津津樂道，「那時候我在想，為何一座布滿樹的大山，竟可被劈開，變成一級級，用來起樓。地盤有碎石機，看着工人把石材混成石屎起樓，建材被泥頭車搬出搬入，整個過程非常好玩。」

入大學嘗倒石屎砌磚滋味

四十年前他入讀港大建造學課程時，終於能一嘗倒石屎、砌磚牆及批盪的滋味，「以前的課程可以讓我們動手去做，我實習時會把英泥加石屎，再加水，然後攪勻，製成石屎磚，甚至落手落腳砌過一幅磚牆，就連批盪也試過。」他解釋，工料測量就是要熟悉建築流程，因為每個工序都要計錢，「計少或計多一個工序，都影響造價。」

入行以來，他當然試過「估錯數」，「數據掌握得不好，就有機會估錯，好似有些地方有噪音管制，限制工作時間，降低原有生產力，自然影響成本。又或有些建築牽涉地質難題，地下遍布硬石，要用重型機械爆石，也額外增加成本。」但他笑言，估錯數只須向一個人負責，就是聘請你的那個人，「一旦涉專業失德，有機會被民事索償。」

兒時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，畢業後更加入利比工料測量師行，有幸參與中環滙豐總行的興建。滙豐總行造價約五十五億港元，是當時全球造價最貴的大樓，他回想，滙豐總行的所有建築組件，全部都要度身訂造，由結構、內籠到外牆的物料，都要在全球各地物色及招標，「標書內容全都是包設計及建造。」

搞比賽冀「人人都是測量師」

作為測量新丁的他，主力檢視大廈防火、玻璃間隔及大廈外牆等，「那時的物料涉及很多嶄新設計，如房間玻璃間隔，會在兩塊玻璃之間，裝上電動百葉簾，至於日後如何維修，我當時就不考究了。」如今偶爾行經滙豐總行，他也不大能相信自己竟有份參與這天價國際級建築項目。

他昔日也有份負責將最高法院大樓，復修成舊立法會大樓，「大樓很多地方都已經爛了，要逐間房復修再加固，於是在三個月內，我天天落地盤，逐間房計數，連屋頂瓦片都要逐塊數，再變成一份份標書，非常過癮。」後來他更踩入土木工程，參與本港首個設在岩洞內的赤柱污水廠，經歷過香港建築多個「第一次」。

「所以我常常覺得，走入不同行業，學生不用太擔心做不來，因為每個人也有能力，只要你有興趣，就會去做，爭取成就感。」縱然他不再年輕，走入六十歲退休之齡，但他仍相信有能力將測量業發揚光大。八五至八九年，他曾在理工大學做兼職講師，他日退休，他也想再返大學，再續前緣，「我就是要把我在行業學到的，分享給下一輩。」

該學會今年亦首辦「區區有特色」地區發展創作比賽，主攻學生「市場」。[何國鈞](#)信心滿滿地說：「如果這比賽成功『出到街』，將會是我在學會最大的滿足感。」他解釋，參與比賽的學生將與測量師，一同走入社區做規劃，「做足十八區，人人都可以是測量師。」

十萬劊房戶 不能一刀切取締

關於合法劊房議題，[何國鈞](#)說，[測量師學會](#)早在二〇一三年已經講過，當年沒太大反響，但如今社會已不一樣。

他解釋，「可能因當年社會仍未好接受劊房，認為是僭建的一種，那時因特首選舉，公眾熱論僭建，連我們學會支持的特首候選人也捲入僭建風波。不過僭建給人感覺是有錢人想擺着數，後來劊房也演變成比較民生的討論，只是劊房大多無考慮消防安全、走火、通風、採光等法例要求。」他認為，香港有十萬劊房戶，不可能一刀切取締，「所以才想把貼近《建築物條例》要求的劊房變合法，危險劊房仍要取締。」

盼學會持續發展

然而作為專業學會的會長，他對「劊房」一詞有保留，「劊房叫法雖然傳神，但『唔好聽』，很負面，站在學會立場，我會稱之為『分隔單位』。」

曾經擔任學會義務秘書、副會長及高級副會長的他，坦言現時會長工作佔他生活中的七成時間，幸好他樂在其中，「學會的工作的滿足感，跟自己公司搵到生意、完成一些工作項目，很不一樣，我希望見到學會可持續發展，同時提高測量的社會地位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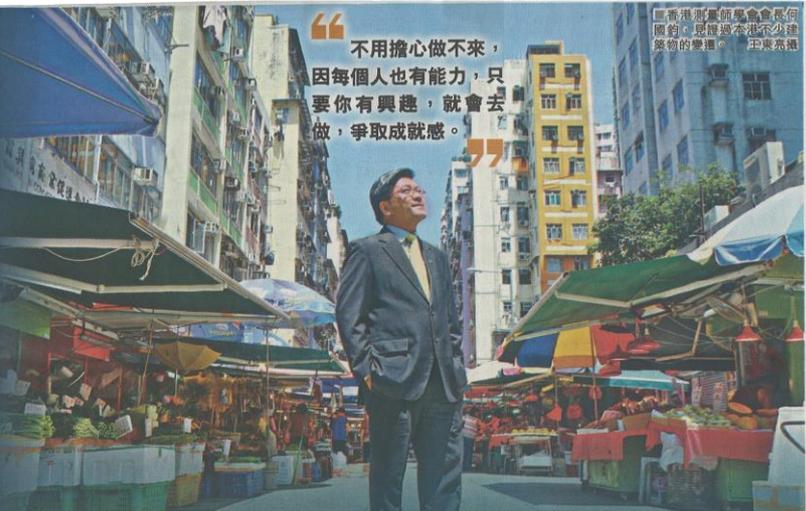
人物誌 香港測量師學會最近可謂相當高調，接二連三就本港房策發聲。這一切似乎是由何國鈞去年十二月接任會長後開始，他卻不以為然。不過想提升業界的社會形象，是不爭的事實。曾經在山頭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，長大後有份建成滙豐總行、復修舊立會大樓、牽頭搞岩洞污水處理廠，他想說：「別擔心做不來，因每個人也有能力。」現在的他，最想在年輕人心中「起樓」，建一幢屬於測量行業的樓。 記者 王東亮



測量師學會今年首辦「區區有特色」比賽，讓學生與測量師一同做規劃。



何國鈞指，現時會長工作佔他生活中的七成時間。



“不用擔心做不來，因每個人也有能力，只要你有興趣，就會去做，爭取成就感。”

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何國鈞，是推動本港不少建築物的樓主。 王東亮攝

測量師學會舵手 難忘參與經典建築

測量師學會近日搶盡鏡光燈，不止就土地、房屋及建築政策，提出檢視工廈地契中工業用途定義、促進私營機構釋放土地、處理長者住屋等七項建議。當中更涉及合法劏房問題，成功掀起社會輿論。

去年十二月接任測量師學會會長何國鈞直言，自他加入學會十五年來，辦新聞發布會提七大建議，應該是第一次。「我們不是換風頭，只是想趁十月新特首《施政報告》對外公布之前，針對政策提出專業意見，敬學會應該要做事的。」

小半天天睇起樓覺好好玩

不過談起測量，很多人總是知其名，不知其實。何國鈞選擇換個方法解釋。「測量行業分六個組別，就如土地測量師就是做上天下海的事，「上天」即是衛星定位、繪製地圖及航拍；「下海」則是用聲納測繪海底地形，取得水底立體地圖，深測到水底的深溝及高山。」他又把建築測量師形容為「樓宇醫生」，專門檢視建築物的安全情況，尤其是涉及舊樓外牆裂痕及鋼筋外露問題。

他本身則是工料測量師出身，主力做樓宇的成本控制，「即是要管數，估計建築物的建造成本，盡量不要有超支，並制定拍標文件等，不像產業測量主要評估建築物的市價。」

但他記得，當年入讀香港大學時，所操讀的課程，我是第二屆的學生，後來課程取得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認證為工料測量，就變成入隨學位走。」



何國鈞當年有份參與中環滙豐總行的興建。

他對此沒有所謂，因為只要是與建築相關的課程，他都受落。

他憶說，小時候家住香港仔木屋，常常跑上山，看著對面公屋地盤天天動工，每一次他都看得津津有味，「那時候我在想，為何一座座滿樹的大山，竟可被劈開，變成一級級，用來起樓。地盤有碎石機，看工人把石料混成石屎起樓，建材被泥頭車搬入搬入，整個過程非常好玩。」

入學嘗倒石屎砌磚滋味

四十年前他入讀港大建築學課程時，終於能一嘗倒石屎、砌磚牆及批盪的滋味，「以前的課程可以讓我們動手去做，我實習時會把表泥加石屎，再加水，然後攪勻，製成石屎磚，甚至落手落腳砌過一幅磚牆，就連批盪也試過。」他解釋，工料測量就是要熟悉建築流程，因為每個工序都要計錢，「計少或計多一個工序，都影響報價。」

入行以來，他當然試過「估錯數」，「數據掌握得不好，就有機會估錯，好似有些地方有噪音管制，限制工作時間，降低原有生產力，自然影響成本。又或有些建築牽涉地質複雜，地下遍布硬石，要用重型機械碎石，也額外增加成本。」但他笑言，估錯數只須向一個人負責，就是聘請你的那個人，「一旦涉專業失德，有機會被民事索償。」

兒時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，畢業後更加入利比工料測量師行，有幸參與中環滙豐總行的興建。滙豐總行造價約五十五億港元，是當時全球造價最貴的大樓，他回想，滙豐總行的所有建築組件，全部都要度身訂造，由結構、內牆到外牆的物料，都要在全球各地物色及招標，「標書內容全都是包設計及建造。」

搞比賽讓「人人都是測量師」

作為創新新丁的他，主力檢視大廈防火、玻璃門窗及大廈外牆等，「那時的物料涉及很多新設計，如開關玻璃開閉，會在玻璃玻璃之間，裝上電動百葉窗，至於日後如何維修，我當時就不考究了。」如今年個兩行經滙豐總行，他也不大能相信自己竟有份參與這天價國際級建築項目。

他昔日也有份負責將最高法院大樓，復修成舊立法會大樓，「大樓很多地方都已經爛了，要逐間房復修再加固，於是在三個月內，我天落地盤，逐間房計數，連屋頂瓦片都要逐塊數，再變成一份份標書，非常過癮。」後來他更投入土木工務，參與本港首個設在岩洞內的赤柱污水廠，經歷過香港建築多個「第一次」。

「所以我常常覺得，走入不同行業，學生不用太擔心做不來，因為每個人也有能力，只要你有興趣，就會去做，爭取成就感。」雖然他不再年輕，走入六十歲退休之齡，但他仍相信有能力將測量業發揚光大。八五至八九年，他在理工大學做兼職講師，他日退休，他也想再返大學，再續前緣，「我就是要把我在行業學到的，分享給下一代。」

該學會今年亦首辦「區區有特色」地區發展創作比賽，主攻學生「市場」。何國鈞信心滿滿地說：「如果這比賽成功『出到街』，將會是我在學會最大的滿足感。」他解釋，參與比賽的學生將與測量師，一同走入社區做規劃，「做足十八區，人人都是測量師。」

十萬劏房戶 不能一刀切取締

關於合法劏房議題，何國鈞說，測量師學會早在二〇一三年已經講過，當年沒太大反響，但如今社會已不一樣。

他解釋，「可能因當年香港有十萬劏房戶，不可能一刀切取締，」所以才能把是借建的一種，那時因特首選舉，公眾熱議權權，連我們學會支持的特首候選人也捲入借建風波，不過借建給

人感覺是有錢人想賺着數，後來劏房也演變成比較民生的討論，只是劏房大多無考慮消防安全、走火、通風、採光等法例要求。」他認為，香港有十萬劏房戶，不可能一刀切取締，「所以才能把是借建的一種，那時因特首選舉，公眾熱議權權，連我們學會支持的特首候選人也捲入借建風波，不過借建給

助學會持續發展

然而作為專業學會的會長，他對「劏房」一詞有保留，「劏房叫法雖然體面，但『唔好聽』，傷身面，站在學會立場，我會稱之為『分隔單位』。」

曾經擔任學會義務秘書、副會長及高級副會長的他，坦言現時會長工作佔他生活中的七成時間，幸好他樂在其中，「學會的工作的滿足感，跟自己公司達到生意，完成一些工作項目，很不一樣，我希望見到學會可持續發展，同時提高測量師的社會地位。」



何國鈞帶領公眾參觀測量師學會，看一個地區發展的知識。